



東周列國志

冯梦龙 蔡元放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	国	古	典
名	著	文	库

冯梦龙

蔡元放编

東周列國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 郭天民

封面题字 胡六楷

东周列国

冯梦龙 蔡元放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湖南省新华书店总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75 印张 2 插页 713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228-03589-5/I·1287 定价:24.60 元

前 言

明代中叶以后,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便是这类小说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部。《东周列国志》的主要编定者是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他之前,嘉、隆间的余邵鱼根据前代史籍记载,掺杂民间传说,编撰了《列国志传》。该书“事多疏漏”,“兼以率意杜撰”,于是冯梦龙据史实予以删改重编,改书名为《新列国志》。至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将《新列国志》略加删改润色,予以评点,易名为《东周列国志》,从此《东周列国志》的书名就沿用下来了。我们这次排印,是以经纶堂本为底本,并参照他本整理而成。

《东周列国志》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演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间的历史。全书一百零八回,从周平王迁都洛阳、失去控制诸侯的历史写起,直至八十三回,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充分叙述了春秋三百年间五霸竞起、弱肉强食的大动荡局面。春秋兼并战争的结果,封建家族取代了封建宗族,诸侯兼并列位于大夫兼并,以三家分晋为标志,揭开了七国雄峙的战国序幕。从八十四回开始,小说用了二十五回的篇幅叙写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就这样,《东周列国志》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衰过程为主要线索,在广阔的范围内,生动地叙述了诸侯之间争夺霸权和施行兼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以及人们在这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思想情趣和智谋胆略,把这一时期纷乱的历史,写得纲目清晰而又血肉丰满。

《东周列国志》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强调指出，在春秋战国时代，创立霸业、统一天下的关键，是国君能否选拔贤士，排斥奸佞，改革政治。第十五回至第三十二回，小说描述了齐桓公开创霸业的一段故事。那时齐国有一个管仲，很有才能，与好友鲍叔牙分别担当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在纠和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用箭偷射小白，差点把他射死。后来小白得到了君位，就是齐桓公。桓公要杀管仲，以报一箭之仇，鲍叔牙从旁劝解，说那时只是各为其主，并竭力推许管仲的才干。管仲又谈了一套富国强兵爱民图霸的措施，特别主张省刑罚，薄税敛，“销山为钱，煮海为盐”，改革内政，发展商业。桓公于是转颜为悦，拜管仲为相国。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奉天子以令诸侯，救燕定鲁，九合诸侯，成了霸主。桓公当了霸主以后，逐渐起了享乐之心，亲近易牙、竖刁一班小人。管仲临终，推荐隰朋继任相国，待隰朋、鲍叔牙相继病故，易牙等人便如洪水猛兽，肆行无忌，桓公不久即丧命于他们手中，齐国的霸业也因此告终。作者通过齐桓公任用贤能、创立霸业，亲近奸佞、尽弃前功这一典型事例，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其他如魏文侯任用西门豹，破除了河伯娶妇的旧俗；楚悼王择用吴起变法，使楚国雄视天下；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秦国因而富强；秦穆公提拔奴仆百里奚、隐士蹇叔为左、右相；楚庄王访用平民孙叔敖为令尹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观点。

《东周列国志》在称道英明的君主、贤达的将相的同时，无情地揭露、鞭挞和讽刺了腐朽、丑恶和残暴的统治者。小说谴责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卫宣公筑台纳媳、齐襄公兄妹淫乱、陈灵公内服戏朝、楚灵王喜欢细腰、晋灵公支解膳夫等荒淫无耻、残酷暴虐的行径。对臣子杀死这类暴君、昏君的举动，作者也表示肯定和同情。比如，小说说齐襄公之死是“恶贯已满”，说晋灵公、齐懿公被杀举国欢庆。这些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和要求改

革政治的愿望。

《东周列国志》里有不少故事表现和歌颂了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如舍生忘死、忍辱负重、刚正不屈、抗暴除强等。赵氏孤儿是作品着墨较多、用笔较细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颂扬了程婴的含垢忍辱、公孙杵臼的刚烈明理、韩厥的仗义直言。此外如伍子胥借兵复仇、蔺相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故事，也都在称道英雄业绩的同时，表彰了忍辱负重、抗暴除强的品德。

《东周列国志》还描写了“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活动，从众多“士”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窥测东周列国时代的世态人情。《东周列国志》还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和神话。如勇士杞梁战死后，他的妻子孟姜哭倒城墙；韩凭的妻子息氏，反抗宋康王的凌辱，坠青陵台而死，化为相思树；师旷鼓琴，招来玄鹤和大雷雨；弄玉箫史跨凤乘龙、干将莫邪铸剑……这些故事，都非常优美，富有魅力。

《东周列国志》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除了它具有广博的历史内容和进步的思想观点，还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全书结构巧妙，脉络分明，有条不紊，这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作者抓住重点，剪裁史料，对那些反映时代特征并有借鉴意义的典型事件，旁采野史别传，加以增饰，详尽铺叙；而对一般史实，只作改写，简略叙过。全书如同一条由大大小小的故事扣成的链条，起于周平王，迄于秦始皇，环环相扣，蝉联而下。齐桓公开创霸业、晋文公周游列国、赵氏孤儿、吴越春秋、商鞅变法、孙庞斗智、荆轲刺秦王等较长的故事，均跨越数回或十数回，它们基本以时间为序，成为全书的筋骨主干。而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故事，如千金买笑、掘地见母、大义灭亲、曹刿论战、曹沫劫齐、假途灭虢、寒食禁烟、退避三舍、董狐直笔、绝缨大会、优孟衣冠、结草报恩、登台笑客、二桃杀三士、专诸进炙、要离行刺、孙武演阵、卧薪尝胆、杀妻求将、火牛破燕、纸上谈兵、毛遂自

荐、奇货可居等等，或一回一例，或一回数则，叫人目不暇接。

这部小说还广泛地塑造了具有各种各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烜赫一时的霸主、昏庸残暴的国君、富有才略的政治家、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勇猛善战的武将、视死如归的义士、识则善辩的说客，也有阴险奸诈的小人。这些人物，既具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又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东周列国志》，能够注意细节描写，不少情节都写得引人入胜。象朱亥、范雎、蔺相如等人的故事，都写得曲折动人，丰富多彩。

《东周列国志》的语言朴实晓畅，“卫懿公好鹤亡国”、“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章节，文字都较洗炼生动。

必须指出的是，《东周列国志》也包含了不少神鬼迷信、因果报应、封建忠义、蔑视妇女等封建糟粕。如写孔子的母亲怀孕时有麒麟出现，分娩时有苍龙守护、神女捧香；说孙叔敖当令尹，是埋两头蛇之报，凡此等等，在阅读时应予注意。从艺术角度而言，作者采撷史料过于琐屑，某些章节头绪纷繁，结构也不免有些枝蔓。一些人物的个性、神情也不够鲜明。就创作思路而言，《东周列国志》所走的不是《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路子，它过分依重和拘泥于史料，有些地方几乎是史料的联缀和解释，所以文学意味不足。

总体而言，《东周列国志》详略得体地叙述了五百多年的历史，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在给读者带来娱乐的同时，普及了历史知识。正因为兼有文学和历史这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差不多已成为东周列国演义作品的定本，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和欢迎。

目 录

- | | | | |
|-------|----------------|----------------|-----|
| 第一回 | 周宣王闻谣轻杀 | 杜大夫化厉鸣冤 | 1 |
| 第二回 | 褒人赎罪献美女 | 幽王烽火戏诸侯 | 5 |
| 第三回 | 犬戎主大闹镐京 | 周平王东迁洛邑 | 10 |
| 第四回 | 秦文公郊天应梦 | 郑庄公掘地见母 | 15 |
| 第五回 | 宠虢公周郑交质 | 助卫逆鲁宋兴兵 | 20 |
| 第六回 | 卫石碣大义灭亲 | 郑庄公假命伐宋 | 24 |
| 第七回 |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 29 |
| 第八回 | 立新君华督行赂 | 败戎兵郑忽辞婚 | 34 |
| 第九回 | 齐侯送文姜婚鲁 | 祝聃射周王中肩 | 38 |
| 第十回 | 楚熊通僭号称王 | 郑祭足被胁立庶 | 41 |
| 第十一回 | 宋庄公贪赂搆兵 | 郑祭足杀婿逐主 | 46 |
| 第十二回 | 卫宣公筑台纳媳 | 高渠弥乘间易君 | 51 |
| 第十三回 | 鲁桓公夫妇如齐 | 郑子亹君臣为戮 | 55 |
| 第十四回 | 卫侯朔抗王入国 | 齐襄公出猎遇鬼 | 59 |
| 第十五回 | 雍大夫计杀无知 | 鲁庄公乾时大战 | 65 |
| 第十六回 | 释槛囚鲍叔荐仲 | 战长勺曹刿败齐 | 68 |
| 第十七回 | 宋国纳赂诛长万 | 楚王杯酒虜息妫 | 72 |
| 第十八回 | 曹沫手剑劫齐侯 | 桓公举火爵宁戚 | 77 |
| 第十九回 | 擒傅瑕厉公复国 | 杀子颓惠王反正 | 82 |
| 第二十回 |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 87 | |
| 第二十一回 | 管夷吾智辨俞儿 | 齐桓公兵定孤竹 | 93 |
| 第二十二回 | 公子友两定鲁君 | 齐皇子独对委蛇 | 99 |
| 第二十三回 | 卫懿公好鹤亡国 | 齐桓公兴兵伐楚 | 104 |
| 第二十四回 |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 110 |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17
第二十六回	歌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23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27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32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36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4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46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50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56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161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167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172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官中	177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18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188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194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00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05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	210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15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19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官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225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30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236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241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246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252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相服戏朝	258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263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26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274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280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285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錡养叔献艺	290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296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301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307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313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318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32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伋宁喜擅政	329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鮒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335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340
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346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351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358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364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371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377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384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390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396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402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408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415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422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428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瞶子路结纓	434

第八十三回	诛聃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442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448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餽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455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驸忌鼓琴取相	460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466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472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478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484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490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脰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496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501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507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513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518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523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530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537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544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549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555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561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565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喾	571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576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581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586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钁？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月将升，日将没；檠弧箕箒，几亡周国。”宣王甚恶其语一，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檠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

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荧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荧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殽而藏之？’殽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椁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椁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椁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殽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椁，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鼃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鼃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殽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聚弧箕箒！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

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壓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塵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著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緝。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著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著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著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玉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廷。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著，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壓弧箕箒’之讖耶？”伯阳

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骖；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不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喜。日已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盹，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著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著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辇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

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著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髯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

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历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

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千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谗谄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

“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路，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奸佞，直入深宫，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忘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著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虢公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那岐山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此是后话。后人诗叹曰：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珣，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于狱中。自此谏诤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奴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象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奴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私计，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宫。有奴大之女，非常绝色。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洪德遂亲至姒家，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